

世纪

主编

陈平原

陈平原 / 导读

新青年

z h o n g u o r e n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陈平原 / 选编

陈平原 / 导读

【新青年】文选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《新青年》文选

陈平原 选编

陈平原 导读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新青年》文选/陈平原选编. — 贵阳: 贵州教育出版社, 2003. 8

(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/陈平原主编)

ISBN 7-80650-266-1

I. 新… II. 陈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7459 号

《新青年》文选

陈平原 选编

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

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(邮编 550001)

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字数 14.5 印张 36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80650-266-1/I·37 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话:6745177 邮编:550001

“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”丛书

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

丛书主编/陈平原

丛书编委/孙玉石 钱理群 洪子诚 葛兆光

王守常 陈平原 朱正琳

出版统筹/朱正琳 奚晓青

装帧设计/曹琼德

责任编辑/王邦蜀

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

总 序

为刚刚逝去的“20 世纪”作总结,似乎是今日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对于崛起于艰难之际、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,20 世纪既灾难深重,又生机勃勃。时过境迁,不管是“灾难”还是“生机”,其蕴涵的酸甜苦辣,都将成为后人咀嚼回味的不可或缺的“历史文化遗产”。

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“大时代”,阅读者最好心存敬畏。不要说风和日丽,即使是斜阳余晖,也都值得论者认真鉴赏与品味。有感于此,本丛书不取大刀阔斧放言高论的姿态,而宁愿“弱水三千,只取一瓢饮”。似乎有必要提醒笃信“进化”的国人,略为调整视线,俯下身来,流连身边的风景。对于有心人来说,一枝一叶总关情,细微处,同样可以见精神。不妨借助一本本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的书籍的重新阅读,触摸那很可能早就被历史的风沙抹平的精神印记,体会先辈们蹒跚的足迹。

相对于有形的政治、经济乃至学术、文化的成果,一代人的“精神遗传”显得不太张扬,故很难被心境浮躁的后来者所感知。重读“旧书”,我们不只可以了解曾经有过的知识、信仰、理想,乃至具体而微的心境;更可以通过其在历史上的“存在与遗失”,理解风光无限且变动不居的世界。

与一般意义上的遴选“经典”不同,本丛书关注的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,故必然跨越具体的学科限制,且兼及著译与雅俗。

选书的标准,在于当时以及后世的“影响力”,而不问是否“藏诸名山,传之后世”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这种影响力可能迅速消失,也可能与日俱增,更可能时起时伏。描述如此奇妙的“书的命运”,并给予恰当而深入的解读,对于测量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与文化走向来说,也许是很好的入口处。

这里有政治家的宏愿、思想家的深思、学问家的博识、文学家的激情,以及普通人的常识与悲哀。不管是哪一类,希望均有值得述说的“接受的故事”。也就是说,书本身的魅力固然重要,可那留在历史上的“长长的影子”,同样令人怦然心动。

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,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常识与大众趣味,借“读书”回顾先辈的足迹,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,故关键在于“同情之理解”,而不是判断与裁定。具体的工作策略是: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“接受史”的叙述融为一体,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。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“生花妙笔”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,使“旧书”介入“新世纪”中国人的精神生活,则功莫大焉。说到底,书,并非越新越好;人,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。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——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。

理论上,只要是真正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著作,都有可能进入我们“重新阅读”的视野。可在具体操作中,却因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,不能不略有回避。另外,虽然丛书的选目已经大致确定,但考虑到各位专家的写作进度,出版时无法完全依照原作的年代排列。这两点,敬请读者原谅。

本丛书作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项目,并不划地自牢,而是期待更多学界朋友与我们携手,借助“读书”,重新理解并阐释 20 世纪中国人并非贫瘠的精神生活。

丛书主编 陈平原

1999 年 12 月 14 日

目 录

导读: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——《新青年》研究 陈平原(1)

论 文

-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(75)
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(85)
我之改良文学观 方孝岳(89)
我之文学改良观 刘半农(93)
文学革新申义 傅斯年(106)
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 (117)
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胡 适(119)
论短篇小说 胡 适(133)
人的文学 周作人(144)
白话文的价值 朱希祖(152)
思想革命 仲 密(160)
文学研究会宣言 周作人等(162)

述 学

- 敬告青年 陈独秀(166)
青年与工具 吴稚晖(172)
经济学之总原则 章士钊(178)
以美育代宗教说 蔡元培(181)

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·····	高一涵(186)
女子问题·····	陶履恭(190)
读武者小路君所作《一个青年的梦》·····	周作人(196)
偶像破坏论·····	陈独秀(200)
庶民的胜利·····	李大钊(203)
“作揖主义”·····	刘半农(206)
本志罪案之答辩书·····	陈独秀(210)
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·····	唐 俟(212)
吃人与礼教·····	吴 虞(222)
什么是科学方法·····	王星拱(226)

随 感

随感录一·····	独 秀(232)
随感录五·····	孟 和(234)
随感录十三·····	独 秀(236)
随感录十七·····	玄 同(237)
随感录二五·····	唐 俟(238)
随感录二九·····	玄 同(240)
随感录三〇·····	玄 同(242)
随感录三五·····	唐 俟(243)
随感录三六·····	唐 俟(245)
随感录三七·····	鲁 迅(246)
随感录三八·····	鲁 迅(247)
随感录三九·····	唐 俟(250)
随感录四一·····	唐 俟(252)
随感录四三·····	鲁 迅(254)
随感录四六·····	唐 俟(255)

随感录四八·····	唐 俟(257)
随感录五〇·····	玄 同(259)
随感录五一·····	玄 同(260)
随感录五五·····	玄 同(261)
随感录五六 “来了”·····	唐 俟(264)
随感录五七 现在的屠杀者·····	唐 俟(266)
随感录六五 暴君的臣民·····	唐 俟(267)
随感录七一 调和论与旧道德·····	独 秀(268)
随感录七五 新出版物·····	独 秀(271)
随感录八三 解放·····	独 秀(272)
随感录一一七 青年底误会·····	独 秀(274)
随感录一二一 过渡与造桥·····	独 秀(275)

新 诗

朋友·····	胡 适(277)
鸽子·····	胡 适(278)
鸽子·····	沈尹默(279)
人力车夫·····	沈尹默(280)
人力车夫·····	胡 适(281)
相隔一层纸·····	刘半农(282)
月夜·····	沈尹默(283)
除夕·····	沈尹默(284)
除夕·····	胡 适(285)
丁巳除夕歌·····	陈独秀(286)
除夕·····	刘半农(288)
梦·····	唐 俟(290)
爱之神·····	唐 俟(291)

三弦·····	沈尹默(292)
山中即景·····	李大钊(293)
香山早起作,寄城里的朋友们·····	沈兼士(294)
小河·····	周作人(295)
爱与憎·····	周作人(298)
白杨树·····	沈尹默(299)
庐山纪游·····	康白情(300)
登香港太平山·····	刘复(303)
绍兴西郭门的半夜·····	俞平伯(304)
儿歌·····	周作人(307)
十一月二十四夜·····	胡适(308)
稻棚·····	刘复(309)
过去的生命·····	周作人(310)
山居杂诗·····	周作人(311)
希望·····	胡适(314)
竹叶·····	汪静之(315)

小 说

碎簪记·····	苏曼殊(317)
狂人日记·····	鲁迅(331)
孔乙己·····	鲁迅(340)
药·····	鲁迅(344)
风波·····	鲁迅(352)
小雨点·····	陈衡哲(359)
波儿·····	陈衡哲(365)
故乡·····	鲁迅(369)

戏 剧

老夫妻·····	陈衡哲(379)
终身大事·····	胡 适(381)
人力车夫·····	陈 绵(391)

通 信

通信 ·····	胡 适、独秀(396)
通信 ·····	程演生、独秀(400)
通信 ·····	钱玄同、独秀(401)
通信 ·····	钱玄同、独秀(402)
通信 ·····	刘半农、独秀(409)
通信 ·····	钱玄同、独秀(411)
论小说及白话韵文 ·····	胡 适、钱玄同(418)
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 ·····	林玉堂、钱玄同(423)
新文学及中国旧戏 ·····	张厚载、胡 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独秀(426)
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·····	朱经农、胡 适、任鸿隽、钱玄同(433)
论中国旧戏之应废 ·····	周作人、钱玄同(447)
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·····	俞平伯、胡 适(450)

导读：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

——《新青年》研究

陈平原

1919年底，《新青年》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“这《新青年》，仿佛可以算得‘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’了。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，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。”^①这则广告，应出自《新青年》同人之手，因其与半年前所刊代表群益书社立场的《〈新青年〉自一至五卷再版预约》大不相同，后者只是强调《新青年》乃“提倡新文学，鼓吹新思想，通前到后，一丝不懈，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”^②；不若前者之立意高迈，直接从思想史角度切入。

四年后，胡适在其主编的《努力周报》上发表《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》，既是讲述历史，也在表达志向：

二十五年来，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，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：一是《时务报》；一是《新民丛报》；一是《新青年》。而《民报》与《甲寅》还算不上。^③

胡适并没解释为何谈论足以代表“一个时代”的杂志时，不提

① 《〈新青年〉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卷合装本全五册再版》，《新青年》七卷一号，1919年12月。

② 《〈新青年〉自一至五卷再版预约》，《新青年》六卷五号，1919年5月。

③ 胡适：《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》，《努力周报》75期，1923年10月。

读者面很广的《东方杂志》或备受史家推崇的《民报》。我的推测是：可以称得上“创造了”一个时代的杂志，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，这样方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走向；其次必须有广泛而且相对固定的读者群；再则必须有较长的生存时间。依此三者衡量，存在时间很长的《东方杂志》与生气淋漓的《民报》，“还算不上”是“代表”并“创造了”一个新时代^①。

十几年后，思想史家郭湛波正式坐实《新青年》同人的自我期待，称“由《新青年》可以看（指陈独秀——引者按）个人思想的变迁，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”^②。此后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评述《新青年》，成为学界的主流声音。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，在论述《新青年》的历史意义时，居然能找到不少共同语言——比如同样表彰其对于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的提倡等^③。可作为一代名刊的《新青年》，毕竟不同于个人著述；如何在思想史、文学史、报刊史三者的互动中，理解其工作程序并诠释其文化/文学价值^④，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开掘。

陈独秀主编的《青年杂志》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；第二卷

① 参见拙文《杂志与时代》，《掬水集》140—142页，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01年。

② 郭湛波：《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》第82页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（据1936年北平人文书店版重印）。

③ 参看彭明《五四运动史》（修订本）第五章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；萧超然《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》第二章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6年；周策纵著、周子平等译：《五四运动：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》第三章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；薇拉·施瓦支著、李国英等译《中国的启蒙运动——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》第二章，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。

④ 《五四时期期刊介绍》第一集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78）“《新青年》”章的最后一节专门讨论《新青年》与报刊工作；陈万雄《五四新文化的源流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7）第一章题为“《新青年》及其作者”；拙文《学问家与舆论家》（《读书》1997年11期）关注《新青年》中的“通信”与“随感”；李宪瑜《〈新青年〉研究》（北京大学博士论文，2000年，未刊）设第五章“栏目与文体”。

起改题《新青年》，杂志面貌日渐清晰。《新青年》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（1917年2月），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，故第三卷起改在北京编辑，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。1920年春，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，《新青年》随其迁回上海，后又迁至广州，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休刊。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《新青年》，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，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。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“经典文献”的《新青年》，我主张仅限于前九卷。

是否将瞿秋白主编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《新青年》纳入考察视野，牵涉到对该刊的宗旨、性质、人员构成以及运营方式的理解，将在以下的论述中逐渐展开。

一、同人杂志“精神之团结”

谈论作为一代名刊的《新青年》，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，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。不仅是主编陈独秀，几乎所有主要作者，在介入《新青年》事业之前，都曾参与报刊这一新生的文化事业，并多有历练。广为人知的，如陈独秀办《安徽俗话报》、蔡元培办《警钟日报》，吴稚晖办《新世界》，章士钊办《甲寅》，钱玄同办《教育新语杂志》，马君武协办《新民丛报》，高一涵编《民彝》，李大钊编《言治》，胡适编《竞业旬报》，刘叔雅编《民立报》，吴虞编《蜀报》，以及谢无量任《京报》主笔，苏曼殊兼《太平洋报》笔政，刘半农为《小说界》撰稿，周氏兄弟为《河南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女子世界》等撰稿并积极筹备《新生》杂志。周策纵曾提醒我们注意，“《新青年》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刊物出现整整一百年后创刊的”^①，

^① 参阅周策纵著、周子平等译：《五四运动：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》第59页。所谓百年，是从1815年于南洋马六甲创办的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》说起。

言下之意是必须关注晚清的办报热潮。这个提醒无疑是必要的，尤其对于刻意拔高《新青年》在报刊史上意义的流行思路，更有反拨作用。可我更愿意指出，中国知识者大量介入新兴的报刊事业，是戊戌变法前后方才开始的。《新青年》的作者群及编辑思路，与《清议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民报》、《甲寅》等清末民初著名报刊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也就是说，陈独秀等人所开创的事业，并不是建基于一张“可画最新最美图画”的白纸，而是在已经纵横交错的草图上删繁就简、添光加彩。如果承认这一点，我们努力寻觅的，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编辑技巧，而是陈独秀们如何修正前人的脚步，以便更有效地使用此一“传播文明之利器”。

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，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、机关刊物、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。不同的运作模式，既根基于相左的文化理念，也显示不同的编辑风格。注重商业利益的《申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等，一般来说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立论力求“平正通达”；代表学会、团体或政党立场的《新民丛报》、《民报》等，横空出世，旗帜鲜明，但容易陷于“党同伐异”；至于晚清数量极多的同人杂志，既追求趣味相投，又不愿结党营私，好处是目光远大，胸襟开阔，但有一致命弱点，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，且作者圈子太小，稍有变故，当即“人亡政息”。

陈独秀之创办《新青年》，虽然背靠群益书社，有一定的财政支持^①，但走的是同人杂志的路子，主要以文化理想而非丰厚稿酬来聚集作者。前三卷的《投稿简章》规定，稿酬每千字2—5元，这在约略同期的书刊中，属于中等水平^②；第四卷开始，方才取消所有

① 据汪原放《回忆亚东图书馆》（上海：学林出版社，1983）称，群益书社每月提供编辑费及稿费二百元（32页）。

② 参见拙著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》第1卷76—81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9年。

稿酬，改由同人自撰。四卷三号的《新青年》上，赫然印着《本志编辑部启事》：

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，投稿章程，业已取消。所有撰译，悉由编辑部同人，公同担任，不另购稿。^①

这固然表明杂志对于自家能力的极端自信，更凸显同人做事谋义不谋利的情怀。

晚清以降，不乏具有如此高尚情怀的读书人，只是同人之间，难得有持之以恒的精诚合作。《新青年》的成功，很大程度得益于大批第一流知识者的积极参与。在吸纳人才方面，主编陈独秀有其独得之秘。前期的利用《甲寅》旧友，后期的依赖北大同事，都是显而易见的高招。以至日后谈论《新青年》，单是罗列作者名单，便足以让人心头一振。

《新青年》乃陈独秀独力创办的杂志，第二、三卷的封面甚至标明“陈独秀先生主撰”；但《新青年》从来不是个人刊物，始终依赖众多同道的支持。1915年9月15日创办的《青年杂志》，草创之初，带有明显的《甲寅》印记，自家面目并不突出。经过短暂休刊，调整了编辑方针并改名为《新青年》，方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二卷一号的《新青年》上，有两则通告，第一则是：

自第二卷起，欲益加策励，勉副读者诸君属望，因更名为《新青年》。且得当代名流之助，如温宗尧、吴敬恒、张继、马君武、胡适、苏曼殊诸君，允许关于青年文字，皆由本志发表。嗣后内容，当较前尤有精彩。此不独本志之私幸，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。^②

聪明绝顶的陈独秀，将因刊名雷同而不得不重起炉灶这一不利因素，说成是因应读者要求而改名，且由此引申出新旧青年如何

① 《本志编辑部启事》，《新青年》四卷三号，1918年3月。

② 《通告》，《新青年》二卷一号，1916年9月。